

國朝獻徵錄  
(五)

皇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四目錄

南京都察院

都御史

向寶

黃紱

熊繡

劉洪

何塘

端廷赦

王樵

獻徵錄

副都御史

邵玘

吳訥

羅篳

陳璠

歐陽旦

趙載

趙汝濂

長才御史

嚴升

石璞

金澤

張肅

張琮

王燝

海瑞

沈子木

卷之六十四目錄

夏廸

朱奐言

章律

汪舜民

孫修

柴經

張楷

陳世良

裴紳

目錄畢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四

南京都察院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兼詹事向實傳

實錄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兼詹事府詹事向實字克忠  
江西進賢縣人洪武乙丑進士初授兵部試員外郎  
九年無過特陞通政使以不善奏對力辭改應天府  
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召  
復前職又坐累繫獄數年左遷兩浙鹽運司判官  
仁宗皇帝在東宮知其廉名卽位驛召還朝陞都察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一

院右都御史翊日入謝命兼詹事府詹事給兩俸有  
詔求言實陳八事其一曰錄用勳舊二曰設置諫官  
三曰選舉賢才四曰簡練將帥五曰貴重有司六曰  
考覈吏員七曰監生資格八曰流通鈔法言多可采  
上卽位之初命蒞南京都察院秩滿入覲 上憫  
其老命致仕歸以宣德三年八月卒於道訃聞遣官  
賜祭命有司治葬實儒者有文學寬厚愛民而持身  
清心累遭困厄未嘗易操平居言不及利疏食水飲  
自處其適歷任四十餘年卒之日家具蕭然

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臨漳石公璞

傳

崔 銓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初爲監察御史遷江西按察司  
副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璞剛直有治才所在著稱  
在江西時有民娶婦三日矣婿婦往拜其家婿先歸  
婦後大之過索不獲婦翁訟婿殺女婿不勝榜掠自  
誣服云棄尸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尸獄成獨璞  
疑曰殺人而棄尸非深怨者不如是也彼初婚方燕  
好胡乃爾爾出囚謂曰爾辭信乎囚叩頭曰信速宥  
公之賜也屢問皆然璞計無所出乃齋沐焚香祝曰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二

卷之六十四

二

此獄關綱常萬一其婦與人私其夫既受污名又枉  
死於理安邪望天以夢覺我夜果夢人贈一麥字璞  
思曰兩人交一人也獄有歸矣比明械囚首令待時  
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竊向門內窺璞令人召入  
曰爾羽容胡爲至此得非爾師令爾偵某囚事乎童  
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通見匿之槁麥中江  
西人號曰斷鬼石在山西時議修堯廟一夕大風拔  
木積廟前皆棟梁材後進工部尚書正統戊辰河決  
築陽經漕濮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東入于海命璞  
治之河決口塞明年已巳處州盜起命璞討之平

秦辛未也先寇獨石命璞兼大理寺卿往璞充餉勒  
兵修坦守險 康定帝賜璽書曰爾忠勤善謀素為  
邊人信故命爾事平進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內子  
湖廣苗叛民李珍魏玄冲往為用道之寇掠作謀文  
湖湘訛言騰民用大憂又命璞往璞以計生得珍玄  
冲盤送京師苗平邊治部事數年致任天順庚辰  
英皇召大學士李賢謂曰石璞純臣也聞其尚健然  
貧為我以璽書召來璞至京 上召見文華殿璞服  
青袍繫角帶入 上曰吾賜爾緋玉敝乎璞叩頭曰  
臣平生以孤忠奮無結納今臣自分填溝壑矣詔至  
獻後錄 卷之六十四 三

今其家納金以行署長歸之子少聞城西孫平村高  
平渠南有石向書別業已卯春始過焉傍作屋三  
楹痺甚且闌屋左茅舍垣內僅一畝于訊其老僕屋  
即公居蓋瓦則易之屢矣公歸買田僅百畝其孫貧  
四十畝售朱氏安陽某自典史歸石公許往其家盛  
治具几上陳銀函前列金杯十餘公見之問曰爾儂  
幾年曰未一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誣吾貪奪職石  
公曰使吾治爾爾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

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黃紱 責錄

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黃紱字用章河南封丘縣人  
正統十三年進士授行人陞南京刑部員外郎晉郎  
中成化九年陞四川布政司左參議督松潘糧餉兼  
理兵備十四年轉本司左參政歷陞湖廣左布政使  
十二年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增置建安等堡  
邊墻及移置驛傳拓教場地人皆利之弘治三年超  
陞南京戶部尚書四年改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掌  
院事六年疏請致仕許乘傳歸未行而卒訃聞賜祭  
葬如例紱性嚴急不容物遇事輒徑行已志無所顧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五

慮然所守有可取云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金公澤傳

金澤字德潤應天府江寧縣籍先世浙江寧波府鄞  
縣人中成化丙戌進士七年授刑部雲南司主事十  
年陞湖廣司員外郎十二年陞四川司郎中獄獄明  
九十三年丁憂十六年補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屢  
著才幹十九年陞四川右參議二十三年陞右參政  
播州宣慰厚饋以金幣毅然麾之至以庶長奪嫡意  
實之法革三長官司撫安七十二寨夷民駢首歸命  
流賊李廣煽聚五千餘人戮通江官吏傾其帑藏東  
鄉王伯榮效尤犯順焚蕩縣治澤前後設書偵其渠  
魁而殲之銅梁新設民多負固撫循有方咸帖帖服  
襲賊野王剛鼓衆猖獗充斥湖陝上命三省督兵  
會勦澤下重賞之令竟礫剛于市弘治五年陞廣東  
右布政使七年轉左時汀漳盜起郡縣有司無遠瞻  
不急補其勢浸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  
四散剽掠劫富室燔民居掠帑藏殺官軍閱然為東  
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發於西掠其  
南則竄於北八年八月時鎮守江西太監都原暨巡  
按監察御史都布按三司議以為盜之未平以政令  
不一而鄰境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六

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  
廷具奏其事 孝皇俞其請因陞澤爲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俾巡撫江西澤奉 勅撫定便宜從事先

榜令自首乃嚴督緝捕斬賊首滿天明等八百餘顆

論功罪明賞罰人多感奮思效稱獠洞蠻聞風向化

四邊以寧又因四省交錯緝捕官員責不專一每有

警急事難責成先改鎮守江西太監鄒原奏行將零

都會昌信豐瑞金安遠石城龍南七縣各添設主簿

一員專一捕盜惟廣東韶州府五縣惠州府七縣南

雄府二縣福建汀州府八縣湖廣郴州五縣江西南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七

安府二縣建昌府四縣贛州府三縣俱未添設機快

捕盜無律盜賊縱橫無忌又奏行將前各府州縣不

分全設裁減州添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並不別差

專委操練機快緝捕盜賊遇有緊急調用責成又瑞

金縣招集鄉湖陂山場去縣六十里僻在一隅俱係

深山險洞林木森陰先年強賊藏隱在彼打劫石城

縣殺歿人民丙辰澤具奏於湖陂山場設立巡檢司

一所又撤下撫屬設立關隘僉編附近居民之壯者

防守要津禁遏奸細後各縣因地方險易不同道

遠近亦異而有所增損然莫非阻迹前意也又增

贛州舊城一尺并信豐興國南康永寧舊城圯破

檄修葺又創巡撫院并贛州府贛縣學校俱檄重建

凡百政令皆行之可久而無弊者十二年陞南京刑

部右侍郎十五年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十八年陞南

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正德元年致仕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八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謚莊簡熊公繡傳

對端

熊繡字汝明其先江西豐城人四世祖以下始占籍湖廣寧遠衛自幼穎敏不凡年十四補道州學弟子員成化乙酉以禮經領湖廣鄉薦丙戌成進士丁亥除行人奉使楚府及巡禁四川茶課土官一切餽遺雖一扇不受士論多之辛卯除貴州道監察御史立朝寒諤有器識凡百論議務持大體略苛細奉勅巡河風聲丕振一日過廣平寒甚借守一裘後還之守以鄉里故新製一裘遺公公辭以三不當受而竟却

卷之六十四

九

之他日白沙陳先生聞之亦甚以公為當也乙未巡按陝西發姦擿伏無所假由是貪夫斂跡右布政使于璠賦迹敗露棄官宵遁公遣人追之急璠遂遣子誣公他事逮至京卒無驗璠落職璠所親當路力士謫公知清豐縣陝民訴寃於朝者數百人在縣殫心民瘼不事逢迎均徭一多輕歲給之法常單騎巡行鄉社等第其民戶高下凡貧而老歿無依者悉為之殮葬一縣化之乙巳陝西大侵父子相食適鳳翔缺守難其人吏部舉公往行之日民遮留痛哭如失父母六月履任三日而雨是歲遂登郡大治先是

公巡按辨一疑獄其家繪公像報祀聞公至持以見公遣之弘治庚戌陞山東布政司左參政癸丑轉本司右布政使甲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地方公盡心邊務威名大著虜人不敢犯邊者久之丁巳滿三年考得馳封二代適母夫人龍氏卒于官所公扶柩歸葬道州庚申起伏陞兵部右侍郎甲子轉左公性剛方清介與人寡合而人亦未嘗敢以私干大司馬劉公大夏甚器重之凡邊情重務必與公商確而後行常奉命清騰驤四衛勇士得其虛冒糧餉者幾萬人由是權責皆銜之時 孝宗敬皇帝勵

卷之六十四

十

精圖治召二三大臣商治理劉公泊右都御史戴公珊尤被親近而公與焉未幾 敬皇帝上賓眾嫉公因舉公為右都御史出撫兩廣蓋遠之也既而劉公亦乞歸公至廣首征獯苗之負固者餘皆以恩撫之地方悉定舊例供應甚厚公一切裁革日惟廩給數升而已正德丁卯逆瑾用事密使人踪跡公其人回嘆曰熊某廩給外無一毫過誤可指吾且奈何瑾竟不能害乃取公南京掌院尋令致仕公歸之日雖紙筆藥餌一無所取朝廷以公先征賊有功賞以金幣瑾賊輩怒不已乃以大同泥爛布豆為公巡撫時事

南京右都御史張簡傳

南京右都御史張簡字用和山東歷城縣人成化乙未進士授襄陵知縣擢監察御史 憲廟末年數言官肅疏諫不報又嘗論妖僧繼曉術士鄧常恩輩左道惑政會吏部尚書尹旻敗簡以同鄉坐累謫郴州判官弘治庚戌起為河南按察僉事歷副使參議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正德初巡撫宣府尋召入院陞右副都御史兼清理軍職貼黃會章丘知縣嘗殺犯賊當革職寧海衛軍沈洪殺人當抵死皆重賄逆瑾欲為辯明簡執不可瑾怒乃陞右都御史令掌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十三

官四十二年致仕者七年始終一節前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秦公金上其奏贈公南京刑部尚書賜祭二壇給二品 仍以嗣孫瑞補廕後用前太僕寺卿 何公子孟春疏請公世簡仍月給卹孤米一石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十一

南京院事比去大學士焦芳之子黃中欲強市其居與其黨通政參議魏訥簡不從芳亦怨之僅旬日以遼東泲爛倉糧事喉瑾詔逮繫簡罰米二千石三年方事竟獲職瑾敗 詔復其官而簡已卒矣時正德五年八月也至辛巳 今上御極 詔瑾時守正 被害者昇卹典乃賜祭葬如例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劉洪傳 實錄

劉洪字希範湖廣安陸州人成化戊戌進士授陽穀縣知縣徵爲御史陞浙江副使廣東按察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四川尋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入掌南京院事守制歸正德十年二月卒于家詔贈刑部尚書賜祭葬洪儀觀修整性度醇實與人言表裏洞達巡按得憲體在貴州時兼魯餘黨煽亂洪効守臣之邀功開覺者乃帥兵討之在四川松潘夷弗靖洪申嚴法令邊人賴之以安在兩廣潮惠二府撞賊出沒爲患洪出師俘馘甚衆兵部尚書劉大夏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十一

常以正大薦之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琮傳 陳沂

張資政公諱琮字廷獻別號惕菴其先蘇之吳縣人國朝洪武初徙閩右占應天江寧籍曾大父豫以子學士文僖公益貴贈行在中書舍人曾大母倪封太孺人大父晉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母孫贈淑人父翺贈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前母高母李贈夫人公生於天順癸未七月二日公自兒時疑重寡言笑未冠爲府學諸生不狎於衆人亦憚之而文日有名成化丙午舉應天鄉貢弘治庚戌登錢福榜進士癸丑授工部都水主事管理清江提舉漕艘事告者曰一自防百不足理也公笑曰自防者分也無所理事何以集成漕艘之法古莫善於劉晏吾且法之踰年數千艘成丙辰改禮部儀制主事壬戌進郎中部事至是始專而續始顯癸亥冬 孝皇不豫免長至賀 東宮親王如故事公請於尚書曰未有 天子不豫而王受賀者 太子侍膳問安禮亦省已而命下如所議占城國王請封制冊封夷王給事中一人往將命占城遠在海外人憚于往六科倡議止之疏不絕上尚書不能決公曰封而告不以封天王之命討去矣禮先告哀而後請

卷之六十四

十四

獻徵錄

封國無訃命將誰與以是詰之威信其庶幾乎卒從  
公言 武皇卽位大喪大慶大婚耕藉幸學諸禮悉  
如制而小變之皆著爲令晉藩有奪王封者時逆瑾  
受賄勢凌有司莫不傾靡公獨執不可瑾曰一郎中  
力能勝尚書耶吏部出公爲陝西參議奪者卽如所  
請而公坐貶京中語云鐵漢去矣如禮何下李夫人  
憂歸正德庚午服闋左遷爲濟寧知州州苦於要衝  
日費錢數萬公裁省十之八所過卽權力者斂跡而  
去在州二年有公改四東道監察御史巡按甘肅  
特方討安化之叛蔡胤象息實投之艱危公恤無辜  
治有罪安輯邊陲遠逐夷虜獎誘忠勇舉用賢淑懸  
賞耀威而腹心效順矣一日視虜刃曰吾南方一刃  
千牛而不改鋼此每藉以刺人耶擲之地下虜吐舌  
大驚呼太師爭獻半羊酪爲壽曰太師其神乎疆圉  
乃靖辛未瑾既誅晉王封嘉公之執擢湖廣按察  
副使兵備耶襄蓋當河內陝右三路之衝流民盤據  
爲城社公綏順攘逆示以大信行以大法有稱浮屠  
淮誘者聚衆數千人僞爲符璽僭自稱王大亂將作  
郡邑動駭諸監司議請兵討之公曰此特縛其首耳  
咸謂大言公召勇士數人拆其巢獲之且諭衆曰茲

計非汝等所知法不及汝衆駭散遂定乙亥擢貴州  
按察使嘗兼布政都司事邊陲夷落戎衛諸種規模  
一新以勞勩有金幣之賜丙子擢四川右布政使戊  
寅轉左布政使時舉松潘兵取官殿木軍餉夫役之  
勞費甚多方郡縣告困而內豎劉允適張西竺迎佛  
事所過閭閻殘廢聲絕雞犬公意輸以近儲挽以津  
人迎以僧徒省其煩紆其疲裁其冗沮其勢議上中  
丞大悅事就而民免于倖蜀人曰不圖今日復見張  
益州也松潘平朝廷再下金幣之錫已卯奔父喪歸  
辛巳服闋冬補廣西左布政使明年壬午爲 今上  
嘉靖改元公始蒞任數月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  
節鉞鎮湖湘十有八郡實承撫綏之命兼贊理諸軍  
事時黃鏐造逆劉召爲亂丁爵萬明福倡妖于德安  
李全伯作孽于陽隴政阿核構叛於岳部荆襄大  
饑漕河運艱告乏凡七下簡書酬應不暇公調遣諸  
兵召令郡吏相其難易緩急咸投之以略限之以期  
決之以機次第舉之皆不踰年而悉平所賑飢民用  
青州法因時小變民免於死凶甲申進南京工部右  
侍郎候代境上乙酉改南京刑部公家南京素無符  
札者門無私謁雖尊尊之疑有犯不敢以厚望公有

南京右都御史何文定公瑋傳

張鹵

富者之喪數援姻家枉公以甲公曰生未識安弔卒不能致丙戌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諸臺謁公曰朝廷之法執於御史執者廢法將安歸惟寡交游則無私謁少宴會則無請托皆惴惴而退鮮不憚者遇考劾首黜不法者數人六卿皆不敢以屬吏自比公轉官自刑部皆居公署諸子在私第非召不敢至門可雀羅已丑休疏凡四上始得請上甚難之命有司歲供夫役月給廩以優其老庚寅九月三日以疾卒于私第之正寢年六十有八訃聞上悼恤賜葬祭有加配倪氏封淑人性婉順無犯公所不悅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十七

者子男七人恕舉鄉貢愈發卒志郡學諸生憑廡補國子生恩憲恚皆能服公之教出入皆徒步一力隨之無越禮者公筮任四十餘年惟故廬數楹至貳卿始易居亦不崇政後始置田頃餘不能歲給焉

懷慶衛編管三傳至森配劉氏以成化甲午十月生公於武陟縣千秋鄉屯舍公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為痴七歲時入郡城忽見彌勒佛塑像乃抗言請去之人皆大駭成讀書十九為郡庠生必期以聖賢之學為學嘗曰詩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未遠而居又甚近于此忘所師法學其謂何故于一言一行必求聞于父老力索于遺書有得則欣然忘寢食而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十八

從之弘治辛酉河南登解第一壬戌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嘗為閣試克已復禮為仁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見侵於風寒暑濕者也能無為邪氣所勝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識者謂可與程明道顏子所好何學論相比方成化以前文章以懷慶堂為宗匠至是人頗厭其纖靡而競為復古之業公曰文章不逮古昔固為要切而人心尤甚乃獨務已舊所謂學以要其必至甲子授編修丙寅毅皇帝踐祚公因新政抗疏乞復史職不報戊辰同考會試已已孝廟實錄成晉修撰時逆瑾

如焚一日瑾贈川扇于諸翰林諸翰林有入  
而跪見者公獨長揖瑾怒亦不以贈頃之受贈者復  
相跪謝公傍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  
名公自前對曰修撰何璿公知必不為瑾所容乃累  
疏謝病得致仕歸庚午瑾伏誅辛未復公原職時四  
方盜起公入朝獻時政論三篇又為兵論五篇以貽  
執政又疏請籍賦吏以杜禍原皆議格不報癸酉  
以經筵觸悟忌諱謫同知開州為三比法以均賦役  
督修黃陵岡堤听能使子來之眾以日易月晉東昌  
府同知再乞歸既歸居城南別業八年杜門却掃不  
處錄錄

卷之十四

十九

接外事壬午 肅皇帝嗣位起公為山西按察司提  
學副使以父憂不就癸未再起浙江提學至則抹殺  
舉業捷徑華靡之習務敦尚本實士風丕變未幾晉  
南京太常少卿甘泉湛公為祭酒杏東郭公為司  
業公力與修明古大學之法其贈杏東之言曰古之  
君子何為而學也以修齊治平而學也則當務之急  
固在身如何而修家如何而齊國如何而治天下如  
何而平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  
而不可後馬者也博學而審問焉慎思而明辯焉一  
旦卓有定見則所謂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

說主之以正然而身不脩家不齊未之有也大學之  
道如是而已矣至究其本原為性命形於著述為文  
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  
之君子不察乎此刻意詩文則曰立言不朽此豪傑  
之所以名當時而傳後世也留心性命則曰無極二  
五窮神知化此大儒之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至  
有偽起捷徑之者則又曰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  
備吾道一貫此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噫為是論  
者皆天下豪傑之士也吾豈敢謂其不然哉特恐其  
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

卷之十四

二十

學於古入之道不免差矣又贈兵侍陳公有曰嘉靖  
改元石峯先生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明年改南  
京大理卿又明年改南京兵侍予於是有感焉古稱  
才難全才尤不待唐虞之際命官九人固皆極天  
下之選也然而典禮典樂掌教掌刑皆久丁其職有  
終身不易者豈非以其才性各有所長職業各有所  
習兼全之難故也至于內總百揆出總六師土地山  
澤無所不掌惟禹益為然全才之不易得如此近日  
當道用人司錢穀者未久復改之典刑獄職風紀者  
未久復改之司民牧計資遇缺而遷初不問山所長

所習無乃以全才待天下士乎其意良厚矣所慮才不可多得用違其長則王良操弧后羿執轡非惟無成且以敗事是故不可不深長思也時人稱爲留京兩篇文字丁亥晉本寺正卿再晉南京工部右侍郎奏華神帛堂各宮監機戶夫匠料銀歲省以數萬計改工部未幾改戶部時儉菴梁公爲大司徒二公一時水孽清濤○足以廉頑立懦官府舊習積弊皆漸滌無餘再改禮部再謝病歸遂爲終焉計會御史毛鳳韶等累疏乞留謂斯人不可使一日去國詔許在京調理又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竟不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三十一

復就是時南有王陽明北有許函谷皆以理學名于時而公獨默如日事二親躬營菽水率其家之子姓及鄉閭後生以脩孝弟忠信一介非義取與不入于衡茅雖其茅屋○簡僅蔽風雨薄田百畝聊供饘粥日與其父母妻孥怡然順適若廣厦萬鍾而不復知世間之有榮貴也兩執親喪皆哀毀頓歿若不能更生居常非涉日用躬行者絕不形于言門人有問太極陰陽之說者曰只以伏羲八卦橫圖豎而觀之則易之所謂太極動靜之所謂有常更易簡可見而周子可無事於圖矣有問律呂之說者曰只以舜典詩

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十二字而驗今俗樂之詞曲及唱詞曲時必吹竹彈絲相應與夫宮尺上工合四爲版眼之遺法以求之至明白可見而蔡氏可無事於新書矣有問一貫約禮之說者曰儒者未得游夏之十一而議論卽過顏曾以聖賢心法爲初學口耳此道聽途說之最可惡者門人婁樞王西星嘗請梓公文錄公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故惟均復糧二論家諸家訓二篇儒學醫學管見皆切世務者門人因得哀集之有贊公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三十二

者曰先生真可謂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者公曰此後世儒者輕世傲物之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得軒冕自是軒冕如何銖視得此何異於老莊芻狗飄瓦西星輩曰如是孔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浮雲在不義不在富貴也家居十餘年薦揚者二十餘疏嘉靖二十二年九月夜半有星隕于郡城西流光如晝是夜公疾革卒年七十計聞詔賜祭祭隆慶初詔言官舉先朝應得恤典諸臣函時叨諫恒乃上章特爲公請給贈諡上素重公名乃特恩賜諡文定贈禮部尚書○土林稱大快云

南京右都御史王公瓚傳

京學志

公諱瓚字存約浙江黃巖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太常博士每遇郊祭眾宿食郊殿公病其褻獨宿於館次日眾被逮公獨免人謂公筮仕輒卓立如此擢工科給事中正德初轉刑科都給事中疏勤政務惜老成專委任三事時中官多橫侵凌縉紳而御史林有年僉事韓邦奇咸以駕帖被逮公言錦衣乃扈從爪牙之寄駕帖非尋常勾攝之文必重急而後用之今不問巨細虛實一槩施於林有年韓邦奇骨鯁之臣非盛事也丁丑當大辟 駕幸北園當事者謀取逆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三十三

旨快私臆公特疏請停刑還駕謀乃寢公疏皆人畏縮不敢言者竟以忤中貴傳旨謫惠州府推官攝府事積羨累千金悉委不取擢廣信府同知嘉靖改元以科道會薦復刑科都給事中尋擢太僕寺少卿改太常擢應天府尹府賦徭繁重富人多投內監神帛堂以避而積累貧者公為革織匠百八十九戶竹匠百六十八人銅匠三十二人守庫百二十八人部薪夫三百十有六人裁齊庶人之供億節中使之浮餼籍記縣司丁錢使諸司不得恣取冗費為之一清他如議罷京邑種馬議發內帑絲織神帛議輕荒稅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三十四

流亾議料田出賦均貧富疏數十上皆不避嫌怨為之一時困者起流移者歸而公之頌聲滿京輦矣又以其間被諸生異等者躬課之郡齋自是擬糶科躋職仕者甚多皆公教也丙戌陞南京刑部侍郎以母春秋高疏乞終養詞引李密事甚哀荷 命旨回籍則太夫人疾劇不食五日矣聞公歸喜甚尋就廉來謂公孝感所致三年母壽九十五而終起復原職土豪王冠家僮數百人陰購初生嬰兒剗粉為延年劑且廣結權貴事發爭為求脫竟按罪論成議民稱快六載考績渡江大風覆舟浮沈百餘里會海山採薪舟回以巨斧破舟底出公時公愈甚有司請就行臺公曰我去則舟中人誰與出之乃盡出之而後去其年擢南京右都御史舊內守備進表取御史兩人監禮公曰中人行禮奈何輕用朝廷耳目官乎執不與奉表北上大學士夏言藉寵傲物京堂官率多隔坐公獨據正席且贊惟一幣及滋不悅因乞骸骨以歸公任餘三十年所論薦多當世名流性不能隨俗俯仰至於升沉利鈍視之泊如平居恂恂若無其可否至臨大節決大疑則毅然不可奪有京兆遺愛錄等子金陵士民建生祠祀之於聚寶山側

賚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端公廷赦墓

志銘

顧應祥

嘉靖三十一年秋七月二十有三日南臺御史大夫

虹川端公卒丁官 上聞賜祭二壇命有司治葬如

制公諱廷赦字世恩別號虹川先世本衛人孔門第

子子貢之裔今獨稱端者省文也其詳載宋潛溪學

士端木府君墓誌中元末諱邦達者避地當塗遂家

焉生以良以良生厚封監察御史厚生宏天順己丑

進士仕至浙江左布政使宏生文用公之考也以公

貴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妣唐氏封太恭人公生而

岐嶷不凡方伯公甚鍾愛甫再朞失怙方伯公居官

清白無遺蓄太恭人竭力訓誨學乃大進丙子領南

畿鄉薦庚辰南宮中式 武朝南巡弗及廷試明年

辛巳今 上登極始廷對賜進士授高安令高安素

稱難治前令俱被累弗克終公不事鞭朴庶務舉

督造版籍剔弊殆盡民勒石頌之召為監察御史首

劾武定侯驍橫不報然貴戚斂手畏之奉勅巡茶馬

于西陲劾去貪墨者數人風裁益著巡按兩浙浙為

東南巨藩政權刑獄俱關白而行公裁決無滯人服

公才事竣四掌道事行人薛侃上書請如宋仁宗故

擇宗一子育於宮中疏入連鞠朝堂有朝士希進

者傳致某官主使薛被考掠竟無所指法司阿意偏

向公具疏白之人益直公公亦以此遭忌尋遷大名

府知府後二年轉陝西花馬寺少卿公逆知不為人

所容遂致其事而歸未幾臺諫交薦起為遼東行太

僕寺少卿遷陽去家五千里公以太恭人故不欲行

太恭人不可乃之任尋轉河南按察司副使兵備信

陽地接三省民多流竄時河內大凶公開倉賑濟全

活甚眾大司徒王公上其事 天子嘉獎三載轉湖

廣布政司右叅政召入為順天府丞甫半載陞右僉

都御史巡撫山東值邊境多事調發輪戍供億不貲

公悉心料理民不困乏經冬無雪民心皇皇公乃躬

詣泰山竭誠以禱雪乃降晉左副都御史協管院事

時礦賊未平聞太恭人訃墨衰畢事奔歸當道有嫉

公者諷言官劾公皆無稽之言公竟不辯服除事益

白以原官巡撫河南鄭王與其宗支許奏陰私朝廷

遣內外大臣勘問事皆倚於公適北虜犯關集兵入

援交併一時賴公以定轉戶部右侍郎尋轉左總督

太倉兼西北壬子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堂院事

有大俠善結納要路侵害客商公擒治之以正典

康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三十五

康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三十六

錢法濫惡出令禁治中外凜凜咸望公大有所爲而不虞其止是也。七月感疾卒詎生弘治癸丑年六十以嘉靖癸丑葬於金山之原

卷之六十四  
三十一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忠介公瑞傳 京學

公名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以鄉舉爲南平學教諭初至調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爲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莫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爲貧哉自世治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媿媿不舉其職士習盡而吏治媿所從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淳安令淳巖邑也地瘠而民膏所產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崖複嶂民易逃匿山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賦徵錄 卷之六十四 諸官妨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覩民窮慨然思拯之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法紿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貧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稅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胡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笑之也豐城鄆懋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



一、使醜燕之費千餘金，馮將往徵齊雲牒所過郡邑，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馮甚言邑小不足奉地，願取他道。且言汰侈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也。甚具馮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曰：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慙！幾累我輩矣。公時已晉嘉興，別駕馮私人御史袁迎，馮意以他事摘公從舊職論調興國。興國地故單薄，歲賦不入民，甚浮糧爲患。公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亟清丈以蘇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肅皇帝尚玄脩朝政，多曠公慷慨言天下大計，謂興土木爲傷民數，推廣

廉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三十九

居聞公至，卽易楮而黥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見公，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江滙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漑，已爲潮蓄淤爲陸，公斥羨募工，乘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由于其豪，以爲奸利輸不必入公，獨邪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逾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陟武，斷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竄跡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

廉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三十九